

損
齋
備
忘
錄

梅
純
撰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古今說海
歷代小史今獻彙言學海類編
皆收有此書歷代今獻皆節本
說海學海均未刪削說海在先
故據以排印

四庫全書提要

損齋備忘錄二卷。明梅純撰。純。夏邑人。成化辛丑進士。太學題名碑作南京京衛人。蓋純爲洪武中駙馬都尉梅殷之元孫。世祿勳籍故也。書中自稱初以應舉指揮使登進士。後復讀近思錄中張子論世祿子孫不應工聲病。有司一條。遂請於朝廷而復舊官。蓋亦戛然自異之士矣。是書上卷分紀事纂言知人格物四類。下卷分說詩論文補闕拾遺辨疑刊誤六類。其說詩論文頗能中理。而亦每傷於迂闊。如謂韓退之畫記。先儒謂其體似顧命。觀之信然。但顧命所言。皆經世遠圖。其所敍載。亦皆一時聲容禮樂之盛。而退之所紀。不過游玩禽荒。是可同年而語哉。韓之不以其道得之。又玩而弗置。不幾於喪志乎。云云。可謂膠固之甚。且顧命何嘗有樂。而曰聲容禮樂之盛。殆謬爲大言。不核事實矣。其紀事類中述梅殷之歸京師。乃以母老之故。其擠死筮橋下。出於趙深譚曦之竊害。非成祖之意。是以其家受恩未艾云云。與史迥異。亦曲筆也。

損齋備忘錄

明 金陵梅 純一之撰

續資治通鑑綱目第二十七卷所載乙未夏六月從太祖高皇帝渡江者凡十人。今略考其終始如左。曰徐達官至太傅中書右丞相征虜大將軍封信國公洪武三年改封魏國公十八年薨追封中山王諡武寧長子允恭襲封公爵次子增壽永樂初封定國公曰馮國用官至帳前都指揮使立功草昧時早卒後追封郢國公子誠官至僉大都督府事弟勝洪武三年封宋國公曰邵榮官至平章政事尋以謀反伏誅曰湯和官至御史大夫封中山侯進封信國公二十八年薨追封東甌王諡襄武子鼎先卒追封信世子曰李善長文臣官至太師中書左丞相封信國公洪武三年改封韓國二十四年賜死長子祺駙馬都尉曰常遇春官至平章軍國重事征虜副將軍封鄂國公洪武二年薨于軍贈太保追封開平王諡忠武長子茂三年封鄭國公茂以罪廢弟昇襲爵改封開國曰鄧愈官至御史大夫洪武三年封衛國公洪武九年薨追封寧河王諡武順長子鎮襲封公爵改申國曰耿君用官至管軍總管死于戰陣後追封長興侯子炳文官至鎮國上將軍大都督府副使封長興侯曰毛廣一名麒文臣官至參議早卒子驥官至都督曰廖永安官至同僉與張士誠戰被執卒于蘇州後追封楚國公弟永忠官至平章洪武三年封德慶侯又方渡江而歸附者一人曰俞通海官至都督同知卒于軍後追封越國公弟通源洪武三年封南安侯

甥一人曰李文忠母曹國公主父真駟馬都尉追封隴西王諡恭獻文忠官至同知軍國事三年封曹國公十七年薨追封岐陽王諡武靖子景隆襲公爵義子一人曰沐英官至征西將軍洪武十年封西平侯二十五年薨追封黔寧王諡昭靖子春襲侯爵卒次子曰晟仍襲侯爵永樂間進封黔國公已上皆從王師初起者也逮至洪武三年大封功臣則增多矣

封公六人

韓國公李善長

魏國公徐達

鄭國公常茂

宋國公瑄勝

曹國公李文忠

衛國公鄧愈

封侯二十八人

中山侯湯和

延安侯唐勝宗

吉安侯陸仲亨

濟寧侯顧時

淮安侯華雲龍

江夏侯周德興

長興侯耿炳文

臨江侯陳德

鞏昌侯郭興

六安侯王志原

營陽侯鄭遇春

平涼侯費聚

江陰侯吳良

靖海侯吳禎

南雄侯趙庸

德慶侯廖永忠

南安侯俞通源

廣德侯華高

榮陽侯楊璟

蕪春侯康鑑

永嘉侯朱亮祖

潁川侯傅友德

豫章侯胡均美

東平侯韓政

宜春侯黃彬

宣寧侯曹良臣

河南侯陸聚

汝南侯梅思祖

至二十三年肅清逆黨，榜列勳臣五十七人，其因革次第則又異於前矣。

曰功高望重，連歲曾總兵者八人。

魏國公徐達

曹國公李文忠

衛國公鄧愈

信國公湯和

宋國公馮勝

西平侯沐英

江陰侯吳良

長興侯耿炳文

曰專簿書而聽指示者一人。

韓國公李善長

曰以義氣而封者三人。

榮陽侯鄭遇春

六安侯王志原

平涼侯費聚

曰所在隨軍征討，累有戰將之功，未有總兵之名，而論舊封者十九人。

江夏侯周德興

鞏昌侯郭興

南雄侯趙庸

安慶侯仇成

崇山侯李新

南安侯俞通源

永平侯謝成

鳳翔侯張龍

靖海侯吳祜

東勝侯汪興祖

普定侯陳桓

航海侯張赫

軸轆侯朱壽

德慶侯廖永忠

臨江侯陳德

濟寧侯顧時

延安侯唐勝宗

吉安侯陸仲亨

淮安侯華雲龍

曰建功者十五人。

穎國公傅友德

涼國公藍玉

靖寧侯葉昇

景川侯曹震

會寧侯張溫

定遠侯王弼

武定侯郭英

懷遠侯曹興

雄武侯周武

安陸侯吳復

宣德侯金朝興

永成侯薛顯

東川侯胡海

鶴慶侯張翼

永嘉侯朱亮祖

曰因父而封者四人

開國公常昇

蘄春侯康鐸

金寧侯陳輅

西涼侯漢瑛

曰持兵負固于兩間可觀望而不觀望來歸者七人

東平侯韓政

宣寧侯曹良臣

滎陽侯楊璟

河南侯陸聚

汝南侯梅思祖

豫章侯胡均美

宜春侯黃彬

得與功臣廟祀者惟二十有一人

中山王徐達

開平王常遇春

岐陽王李文忠

寧河王鄧愈

東甌王湯和

黔寧王沐英

郢國公馮國用

越國公胡大海

梁國公趙德勝

濟國公丁德興

巢國公華高

蔡國公張德勝

贛國公俞通海

江國公吳良

海國公吳禎

蘄國公康茂才

安國公曹良臣

黔國公吳復

泗國公耿再成

東海郡公茅成

燕山侯孫興祖

國初文臣。生受封爵者三人。曰李善長。以太師中書左丞相。封韓國公。曰汪廣洋。以中書右丞。封忠勤伯。曰劉基。以御史大夫。封誠意伯。後李與汪皆賜死。惟劉公令終。國初將臣。封爵土者。今惟中山徐王。黔寧沐王。及武定侯郭公。三人之子孫。尙承襲。餘皆廢罷。徐沐二王。御製爲善陰騭。固常載其有功不殺。及忠愛之德矣。近觀楊少傅榮所撰武定侯神道碑。又知侯自少事高廟。四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爲人沉毅多智。嘗從征陳理。其將陳同僉驍健善槊。馳入中軍帳下。上遽呼曰。郭四爲我殺賊。侯奮臂持鎗。賊卽應手墜。上解所御赤戰袍衣之。曰。唐尉遲敬德不汝過也。家居簡靜。好讀書。天文地理百家之說。無不通曉。性尤孝愛。母夫人卒。廬於墓側。晝夜號泣不絕聲。臥寢於地。毀瘠日甚。一夕夢夫人告曰。地濕則致疾而傷生。汝竭忠報效。爲父母光。卽孝矣。墓不必廬也。遂感悟而歸。三年之間。哀痛如一日。其亦不忘忠孝者矣。豈天眷有德。視立功一時者。其報自不同耶。

都督劉貞。合肥人。洪武中。寧獻王封大寧。公爲總兵。文廟靖難。首入大寧。盡握其軍以行。衆方苦近邊無一人聽公命者。公恐被執。一夜竊白勅印浮海而南。京師聞衆已去。意公亦降矣。因籍其家。下獄。明日。公由福建還。家人遂皆得釋。至今子孫不替。蓋當時幸全。似亦非偶然者。今純母淑人。卽公曾孫女也。其大寧舊地。向旣失守。遂棄於塞外。其軍今皆散置保定等處。而獻王則遷國南昌矣。

先高祖駙馬都尉汝南侯從子也。洪武末。出鎮淮安。太宗文皇帝靖難師至。猶固守其地。後臣民共推戴。

文帝帝繼人統先高祖知太人無恙遂設師還京。同時有周是修者亦自經。言者謂其不順天命請加追戮。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無所問。嘗仰觀此言。則上於先臣固無所罪也。而姦諛者乃擅害之。痛哉。賴聖明卒寘於法。而臣家逮今受恩未及。善福善禍。浮大道聖心。一而已矣。

本朝文章首臣洪武初。則學士宋濂所記。當時盛美。有洪武聖政記。自永樂以後。則少師楊士奇所記。有三朝聖錄。天順間則少保李賢有天順日錄二錄。近皆印行。而聖政記獨亡。僅見其序於文集爾。惜哉。歐陽子本論謂佛老之害宜修其本以勝之。竊以爲未然。蓋修其本。異端不入矣。今其教方熾。而遽欲修其本以勝焉。是猶病劇不治。惟務培養元氣也。其愈也難矣。

狄梁公始終爲唐。卒授五千正功。固偉矣。然非守道者所可取法。何也。蓋君子於義有不安。不敢須臾處。以成事有命。難取必於將來也。若梁公者。後雖卒而成功。其身固已委質爲臣。而處於所不安矣。況或不能終。遂又將何以自獻於先君乎。

濟溪文集內一事。告波斯人來闕。相告。蘇有寶氣。乃謁蘇鄰。以錢數萬市之。蘇鄰諱不與。波斯曰。汝無庸爾也。此墓已無主五百年矣。蘇鄰始受錢。波斯發之。見棺。羸肌肉潰盡。惟心堅如石。鋸開觀之。有佳山水。青碧如畫。傍有一女。觀敗。凭闌凝睇。蓋此女有愛山水癖。朝夕玩望。吐吞清氣。故能融結如此。此志豈動氣也。程氏遺書內一事。南中有人因採石有陷。壓困石罅中。卒不死。饑甚。只取石膏食之。不知幾年後。他人復採石。見此人。引之出。滿身身硬。視見風。便化爲石。此氣豈勵志也。天地間陰陽變合。何所不至哉。

針指南。或金性趨南也。若水之下，火之上，皆出於自然，非有所使之也。但他金體重，每藉於物，莫遂其自然，故惟針可驗耳。

世所謂涼，誠恐無是理。蓋陽能制陰，故水可以爲湯，而泉亦有溫者。陰不能制陽，若極盛則克之矣，不能使之從其性也。夫陽之成形爲火，而陰則火之餘也，惡得涼。

火澆布蓋金石之屬，其體若今銅鐵絲鋼，入火不能遽化耳。

方諸見月生水，此未及試，縱有之，其生當亦不多。蓋火以水爲體，得其種，可以傳，故千尋之簋，卒爾可滅，水自有體，其生也豈得遽盛。今以一杯水費束薪燕之，且難卽消，則長也，詎能頓異哉。知死之道，則可以知生之道也。

朱啓明謂人之目與舌皆有形，而所視所嘗者亦有形，鼻惟容氣，故所嗅者亦惟氣，至於耳，則中虛者也，而所聽之聲亦無迹，事物各以類應也，固矣。

太祖高皇帝御製詠雪詩云：臘前三白曠無涯，知是天公降六花。九曲河深凝底凍，張驚無處再乘槎。其一：統鴻基兆於此矣。新雨詩云：片雲風駕雨飛來，頃刻凭看遍九垓。樓外近聆新水響，遙空一碧見天開。維新丕治，於是見焉，於惟盛哉。

太祖征僞漢，至瀟湘，賦詩云：馬渡溪頭首宿香，片雲片雨渡瀟湘。陳風吹醒英雄夢，不是咸陽是洛陽。天葩容藻，豪宕英邁如此。

大將征南膽氣豪。腰懸秋水呂虔刀。馬鳴甲冑乾坤靜。風動旌旗日月高。世上麒麟終有種。穴中螻蟻竟何逃。大標銅柱歸來日。庭院春深聽百勞。此聖祖命都督僉事楊文南征而賜之之詩也。氣象英雄。音律和暢。酷似盛唐格局。

宣廟詩多六言。如過史館云。蕩蕩堯光四表。巍巍舜德重華。祖考萬年垂統。乾坤六合爲家。上林春色云。山際雲開曉色。林間鳥弄春音。物意皆含春意。天心尤合吾心。二詩今人家往往有石刻。摹本蓋石不在禁中。故人多得之。臣又嘗於一故家。獲觀詠撤扇一首云。湘浦煙霞交翠。剡溪花雨生香。掃却人間炎暑。招回天上清涼。與前二詩皆一視同仁氣象。而此一章尤有克治之意。大抵皆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真帝王之言也。

忽聞貧者乞墜哀。風雨更深去復來。多少豪家方夜飲。貪歡未許暫停杯。此先君子聞丐者有感而作也。與前輩蠶婦吟所謂子規啼徹四更時。起視蠶稠怕葉稀。不信樓頭楊柳月。玉人歌舞未曾歸。如出一手。然彼方自怨。此乃恤人。其設心更廣矣。

誓掃匈奴不顧身。五千貂錦喪胡塵。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裏人。此唐人陳陶詩也。末二句。蓋謂地遠不知其死。而尙夢見。命意可謂精到。然讀之。初若不經意者。在今人不知費多少詞說。

元人薩天錫秋宮詞云。清曉宮車出建章。紫衣小隊兩三行。石闌干外銀燈過。照見芙蓉葉上霜。初讀若汎言一時事。細玩之。則見深宮寂寞。望幸不到氣象。且造語渾然。追蹤盛唐。若此者。亦不多見也。

大理石屏。近年朝紳爭尙官其地者。以是勞民傷財。而李貞伯獨寓此意於送行詩。乃謂相思莫遣石屏贈。留刻南中德政碑。可謂德業相勸矣。

廣陵茅大方作詩。一時莫能尙。洪武末。先高祖守淮安。公時任都憲。寄以詩曰。淮南消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縱有火龍翻地軸。莫教鐵騎過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外功勳馬伏波。老我不才無補報。臨風一歎一悲歌。百餘年來。淮人傳誦。

鐵鉉。色目人也。爲山東布政。抗禦靖難師甚力。文皇卽位。擒至闕下。不屈而死。二女入教坊。終不受辱。後赦出之。皆適士人。長女有詩曰。教坊脂粉洗鉛華。一片閒心對落花。舊曲聽來猶有恨。故園歸去已無家。雲鬢半綰臨妝鏡。雨淚空流濕絳紗。今日喜逢白司馬。尊前重與訴琵琶。其妹詩曰。骨肉傷殘產業荒。一身何忍去歸娼。涕垂玉筯辭官舍。步蹴金蓮入教坊。覽鏡自憐傾國貌。向人羞學倚門妝。春來雨露寬如海。嫁得劉郎勝阮郎。

周易自漢儒以象象諸傳分隸各卦爻之下。歷代因革。遂各不一。至東萊呂氏考定十翼。附於經後。始復孔氏之舊。但大小二象。兼分上下。似猶可疑。蓋大象主象。小象主辭。義旣不同。文體亦異。恐各自爲篇也。先儒大象小象之稱。豈亦因其篇而別其名歟。

尙書精密之旨。若虞書精一執中。商書主善克一等語。今文皆無。孰謂古文爲僞書耶。

春秋紀事。非以用字爲褒貶。但據事正名。則褒貶自見。如下殺上爲弑。此殺上之定名而不可易者。猶酒

之不可以言食。肉之不可以言飲。苟舍之而不曰弑。則非下之殺矣。故凡殺上者。必以弑。書非惡其殺上。而故書弑字以示貶也。故曰春秋正名。蓋謂正其本然之定名耳。聖人豈假智力於其間哉。

地有四遊。竊謂不然。地之凝結。由制於天氣之急勁。旋逸而不可嬰也。地而可遊。是天氣尙可嬰也。此非惟不知地。亦不知天也。

或謂雷形似斧。此倒言也。先王制器尙象。正斧取象於雷耳。